

陪年輕人讀報

徐貽聰

記得，在一個駐外使館任館長期間，我曾經連續用三個月時間，每天上午一上班陪同使館各個部門的年輕人讀報，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我的讀報習慣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上初中時開始養成的。那個時候，學校訂有報刊，一大早就會送到傳達室，我每天都去那裏翻閱，逐漸形成習慣，某天不去，會感到那天缺了點什麼，傳達室的老人也會問我你怎麼沒來。每天讀報的習慣一直保持到如今，現在我家裏還有幾種報紙，有的是我自己訂的，有些則是報社感謝我常常給它們奉送稿件或接受它們的採訪而贈送給我的，對於後者，我樂得坐享其成。

說起讀報，我年輕時在駐外使館工作期間，還曾經將之作爲每天的工作任務，負責給使館的領導成員閱讀、介紹駐在國的報紙，因爲那時的主要外交官多數不懂外語，但需要了解駐在國以及世界的動態，多有集體聽取讀報的安排。因此，我需要每天早起，翻看多種報刊，做好每天上班時向館領導報告新聞和報刊評論的準備。應該說，這是一件比較辛苦的差事，但必須完成。不過，由於我有多年早起讀報的習慣，又是要做的工作，還是感到很是愉快，幹得也比較得心應手，還有方面的收穫和體會。

成爲駐外機構的領導後，我仍然堅持自己天天讀報，每天上班以前就把各種報紙讀完了，注意到了需要知道的情況及相關看法。不僅讀當地的報紙，我也讀國內的和可以訂閱的香港報紙，諸如《人民日報》、《大公報》等，因爲需要了解國內的情況和政策。但我發現，不少年輕的翻譯人員不大知道如何利用報刊，還因爲貪睡經常上班遲

軍旅生涯獲益良多

張桂輝

都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可我這個過來人，卻另有一番切身體會——深沉的營盤成長的兵。

受打過仗、立過功、負過傷的父親的影響，打從懂事的時候開始，我就熱切渴望當兵。內地高中畢業半年後，已滿二十一周歲的我，有幸趕上「末班車」，如願穿上心儀已久的軍裝。

十四年的軍旅生涯，對我來說，既長又短，雖苦猶甜，鍛煉不小，獲益匪淺。只是，當兵的前些年，我也會有過一些困惑和誤解，因爲幾件小事疊加，認定「軍營缺少人情味」。

我是一九七五年的新兵。那時「文革」尚未結束，寺廟沒有開放。我們爲期三個月的新兵訓練，是在江西省九江市能仁寺中完成的。因爲，沒有電話電視，更沒有手機電腦，業餘時間，我們的一項「常規」活動是寫信，新兵生活之單調，可想而知。一天晚上，我和三位同班新兵悄悄溜出能仁寺，在九江街頭東奔西竄，希望眺望廬山燈火。結果，廬山燈火沒看見，卻捱了一頓批評，還得認真寫檢討。「沒學習，沒開會，沒談事，何必這麼較真？」我嘴上不敢發牢騷，心裏卻在嘀咕着。

我自幼怕蟲子，尤其是吃飯時，只要發現一條小蟲，無論是米蟲，抑或是菜蟲，就減口不吃了。遇到這種情況，母親便會到鄰居家替我要點吃的。新兵分配不久，部隊來到某農場駐防。移交時，留給我們的陳米、鹹魚不少，可惜，大都生了蟲。一天吃午飯時，我發現碗裏有條約莫一厘米長的米蟲，頓時如臨大敵，差點要吐出來，於是，寧願餓肚子，也不動筷子。排長知到後，劈頭蓋腦地訓斥：「當兵的人，要學會吃五湖四海之糧，哪有像你這樣嬌氣的？」委屈得我鼻子酸酸的。

當年底，我成爲九江軍分區獨立營一連的文書，四個月後，在連隊黨支部研究發展新黨員大會上，打下的堅實基礎。